

我有我天空 - 第 16 集 - 廖鳳珠 - 母愛相傳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L 廖鳳珠 Lillian

W：「世上只有媽媽好」這句說話，相信大家在今集節目裡可以認識更多。歡迎大家收聽今集「我有我天空」，我是 William 陳衍弘。我身邊請來了一位媽媽，媽媽都是一位視障人士，她的名字叫廖鳳珠，妳好。

珠：你好，William。

W：怎樣稱呼妳好呢？

珠：叫我 Lillian。

W：Lillian 這個名字好啊。妳是一出世便看不到東西？

珠：不是，出世後大概在兩歲左右患了一個病，這個病其實是很普通，但後遺症要命的，它就是麻疹。因為發高燒，燒壞了視力的神經線，導致影響雙眼的視力。

W：即是病菌去了視神經那裡？

珠：嗯。

W：當時沒有藥物能夠解決？

珠：我想是有的，但是我就很不幸。因為以前家境不好，我在澳門出世的，媽媽把年紀小的我交爺爺照顧，接著她過了香港工作。因為爺爺不喜歡女，他重男輕女，他覺得生女沒用。我患了這病後他沒有替我找一個好醫生，任得我發燒、任得我自生自滅、或者希望我會死，但是又死不去。後來發高燒燒得很嚴重，聽說是親戚寫了一封信到香港告訴媽媽聽我病得很重，媽媽便過來接我回香港就醫。

W：轉折都有三、五、七天，有嗎？

珠：不知道，以我所知聽我媽媽說帶到香港時，你試想下一個兩歲大的幼童，應該是會行會走的了。

W：是啊。

珠：但我已病到不懂坐。

W：坐也不懂坐？

珠：很感激我媽媽，因為媽媽帶我回來香港治眼的時候，因為我病得很重進了醫院，當時護士也跟媽媽說「你的女兒沒有得醫、救不了的，眼睛又這樣，不如你不要她。」叫媽媽不要我。

W：明白。那時你年紀還小，你應該聽不到這些說話的，聽了還是不懂的。在香港是否能醫治好？

珠：沒有，因為太遲了。我聽以前老人家說很嚴重的，因為麻痺會影響生命，就算治好了也有很多後遺症。小時候媽媽一直帶我四處周圍去找名醫，但是治不到。

W：媽媽為你付出當時很奔波。

珠：是啊。

W：那時是完全看不見？或是還能看到一點點？

珠：弱視。以我所知那時候我仍能看到。小時候跟小朋友一起玩，是因為年紀太小不知道，我以為人們也只是看到這樣的，那時候我懂得跟人走、懂得玩捉迷藏，不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同。在七、八歲開始知道，原來我是看不到的，跟人們的視力相比是欠缺一點點的。那時候媽媽找到盲人學校讓我讀書。我才開始知道，因為接觸那些看不到、眼睛有障礙的朋友、便知道自己也是看不見到的人。

W：在盲人學校的小學開始讀？

珠：是啊。

W：當時妳應該是學習點字文字。

珠：是啊。在學校讀書我們需要溝通的文字就是一些叫點字的東西。

W：是怎樣的？用拼音？

珠：是啊，用拼音的。中文就是用拼音，像普通話一樣前後音拼的，有聲號；就是用二十六個字母 ABC 很簡單，不用拼的，容易學些。

W：即是不同的形狀組合形成點點。

珠：是啊。

W：學校除了一般有中、英、數外，還有什麼教你們？

珠：我以前讀的那間學校是很正統的，我讀書的年代只有兩間盲人學校，一間是心光盲人學校；我讀那間是嘉諾撒啟明學校，天主教的。那間由修女創辦，全部都是女生，我們除了讀一般正常學生要讀的科目外，——因為都已經幾十年前，不像現在有通識教育——，有社會、健教、科學、中文、數學、英文。這是一般課程，我們沒有什麼特別加插，只有一科叫家政教我們如何煮食。但我知道現在的學校都有。

W：小班教學？

珠：真正的「小班教學」，你也不希望是大班，如果一大班便有很多盲人，我們通常是五、六人一班。

W：那麼是不是寄宿的？

珠：我不是，如果我是寄宿便去了心光讀。由於媽媽很疼我，她不捨得把我放在心光寄宿。那時醫生說「你女兒的眼睛看不到的了，要把她送到盲人學校讀書，讓她受教育。」我聽媽媽說醫生第一個推薦的是心光，但媽媽說「因為要寄宿，我不捨得女兒再次離開我了，第一次離開我已經發生了這麼大事」。醫生便說「另外還有一間修女學校的，那間就是走讀，不過在灣仔你要帶她上學下課很困難」，但我媽媽也願意。

W：那時妳的視力需要用盲人杖嗎？

珠：那時不用。

W：即是還有餘下視力是可以的？

珠：是啊。

W：畢業了，有沒有出來工作？

珠：有啊。

W：做什麼？

珠：那時我在電話公司裡做，現在叫電盈。

W：是做些什麼呢？

珠：都是普通的接線生那些工作。

W：因為失明人的工作種類是較為狹窄些。

珠：是啊。

W：聽是自然是聽到，但是怎樣記錄東西呢？有時很多客戶打電話來問，你怎樣把它們記下？有很多東西查詢怎樣記錄呢？

珠：如果他是查詢的話，便接駁到其他線；若果是有什麼問題的話，我通常是用點字記下來。

W：明白。

珠：因為我懂點字，比如會留訊息「麻煩你一會兒告訴某某人怎樣怎樣」，以防萬一自己便要寫下來，便叫同事幫忙「邊個返黎麻煩話聲佢聽，阿邊個邊個幾時幾日點點點」……，都是一般工作。

W：妳的工作是跟一般健全人士一樣？還是怎樣？

珠：我的同事全部都是健全人士，沒有問題的，那時裡面只有我一個看不到。

W：他們怎樣對待妳呢？

珠：同事有很多的，你沒可能跟每位同事都是融洽，我也有幾位同事很好。

W：比較好朋友？較老友の。

珠：是啊，有些甚至等我一起下班，午飯會約我一起去吃飯。但是因為公司裡有很多同事，沒可能要求人人跟你融洽。

W：是。

珠：當然沒問題的，和他們相處我也覺得很好的。

W：完成工作，有沒有結婚？

珠：有啊。

W：小朋友呢？

珠：有兩個小朋友，後來不工作都是主要因為要照顧小朋友。

W：等等。妳的丈夫能否看見東西？

珠：我丈夫也看不到的。

W：哦。你們倆都是看不到，出世後的小朋友會否也看不到？

珠：沒有，我兩個小朋友也很精靈的，完全沒有問題，眼睛也沒有問題。

W：懷孕當時有沒有做各樣的檢查？需要嗎？

珠：有的。我們生小朋友的時候，我想就不是因為我們看不到而要做檢查，而是基本上現在的產前檢查做得很好的。

W：是。

珠：會徹底地問我的家族性遺傳，又會跟你抽血驗有什麼隱性的病，我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就是這樣，生第二個的時候更加嚴謹，還抽驗有沒有德國麻痺那些，很多東西的。

W：明白。

珠：一般都是這樣驗你的。

W：妳誕下的兩個小朋友都是兒子？

珠：是啊。

W：兩個都是兒子，我又有點好奇了。正常能夠看到東西的媽媽自然每天三餐、衣食住行都是無微不至，你受你媽媽影響，我想你對你的小朋友應該也不錯，但你看不到東西應該有些難度。

珠：生了大兒子那個時候，幸運地我媽媽幫我照顧，媽媽幫我照顧就不用我理，以及媽媽跟我一起住，替我煮飯，我們兩夫婦一起出外工作，下班回來便有飯吃，唯一的的就是照顧兒子的功課。

W：照顧他的功課意思是幫他對功課？

珠：不是，教功課真的很大困難，比如我媽媽年紀大、老人家，不懂字所以不能幫助到我的兒子教功課。

W：溫習。

珠：不能幫忙教你做功課。大那個的時候因為我要工作，投放不到太多的時間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在一、年級的時候成績是一般，我那時工作中，有媽媽幫助，但都不理的了，唯有找一對一的補習，叫人上門看看他的功課及協助一下。

W：你說成績差，我想問有沒有差到要留級？

珠：沒有。其實我兒子成績所謂差，只不過是投訴他寫字寫得不好，以及會做少了功課。

W：你剛才都說你是用點字，即使我們現在見到的繁體字簡筆字叫開眼字，是失明人所說的，你有沒有學過呢？

珠：那些我沒有。

W：沒有學過，對於小朋友來說是挺難辦事的，筆劃順序怎樣學呢？

珠：所以便要靠自己寫，所以字全都寫錯了，到見家長便說他常常寫錯字，家裡沒有人教到他，便告訴因為我們兩夫婦也看不到，家裡的老人家不懂字，所以後來我找了補習姐姐來跟他功課。

W：小朋友有沒有怪你呢？

珠：都挺困難的。

W：小朋友有沒有怪你呢？

珠：沒有，沒有怪我的。

W：啊？

珠：他不懂。

W：但長大後便會知道。

珠：長大後也沒有，因為他知道爸爸媽媽看不到，不是我們想的。

W：他的同學有沒有取笑他？

珠：沒有，同學們又沒有笑。因為同學不知道他的功課有什麼問題，他不是差到要讓老師公開其名字，但我們自己知道是有問題的。

W：明白。撇除功課，放假一定有跟小朋友去玩的，妳先生是全失明？還是怎樣？

珠：完全失明。

W：完全失明，我又好奇了。香港的小朋友好喜歡出外玩和好動，尤其是你兩個兒子，只是到樓下踢球都應該顧不到，小朋友有沒有生氣爸爸媽媽陪不到他們？會這樣嗎？

珠：真的很幸運，我的兒子沒有要求爸爸到公園踢球，因為知道爸爸看不到，所以常常在家裡踢球。

W：他們自己玩。

珠：是啊，在家裡踢。我們家不是有很多傢俬，在家裡找個球，把桌子搬開便在那裡踢球。真的在家裡踢球。

W：其他戶外活動呢？

珠：戶外活動？那時候因為我還看到一些，也會帶他們到公園玩的，到公園玩通常是約其他朋友，約朋友的家庭，子女年紀差不多，我們便帶他們到公園玩，跟其他小朋友沒有分別，看著他們玩滑梯。

W：但是你也挺大膽，你看事物這麼模糊，有什麼意外的話怎麼辦？

珠：所以我們去那些公園通常是大型的，若果一發現滑梯有很多小朋友排隊的話，我們就叫自己的小朋友不好玩滑梯住，因為真的看不到，害怕會認錯小朋友。

W：但小朋友又會理會你，他們玩到興高采烈的。

珠：是的。有時候會哭，但他們都會明白，比如滑梯很多人玩，我們便叫他們先去盪鞦韆。

W：先玩其他的。

珠：盡量避免一群人一起去玩，因為我們看不到，不知道誰是自己的兒子，自己知道自已的情況，我們便會玩別的。所以我很贊成爸爸、媽媽親力親為照顧小朋友。若果是給別人照顧的話，他們很難接受你們。

W：我們都認識一些失明的朋友，面對怎樣跟子兒相處真是有難度的。Lillian,我說一個笑話給你聽。

珠：嗯。

W：我有一個看不到的爸爸，他煮食是很厲害的。試過有一次到廚房煎雞翼，完成後拿到廳外面吃，兒子那天罷吃，他的爸爸便問他為什麼罷吃，不吃雞翼？他說爸爸你今天重手了，雞翼全都燻了。接著，爸爸便說有什麼所謂，我替你咬掉燻的部份便吃得。我覺得這過程……

珠：很溫馨。

W：很溫馨、很漂亮。覺得很實在，兒子有事，爸爸出來幫你擋住，爸爸幫你咬掉你便吃，即使你所說的是對，小朋友有時真的需要爸爸、媽媽站出來。再問深入些：妳的小朋友現在有多大？

珠：大的已經二十七歲。

W：廿七歲。

珠：但小的那個就十九歲，相差也很多年。

W：廿七歲那個拍拖沒有？

珠：拍了。

W：會否有些愛情問題要爸爸媽媽幫忙？

珠：沒有。新年的時候有一天跟我說「媽咪，我今日帶個朋友返黎見你。」我想了想，應該是女朋友，我說好。回來後果然是女朋友，但我常常跟兒子說千萬不要貪女朋友漂亮，一定要有愛心，因為你知道自己家庭裡爸爸、媽媽都是看不到東西的，除了接受你之外，還要她接受你爸爸媽媽。若果只是接受了你，不能接受我們的時候……

W：不能融入。

珠：日後便有很多磨擦。是啊，我說因為是一起相處，即使我將來不是跟你一起居住，但都是共同一起相處。

W：沒錯。

珠：你一定不要隱瞞對方，一定要告訴對方我的家庭情況是這樣，如果不介意的大家便好。相反如果是介意的，勉強相處下去，你不會有幸福。我亦不想因為你的女朋友而沒有了兒子。

W：沒錯。妳挺好！這位媽媽也挺開通。

珠：我很開通的，就算十九歲的兒子今年正在讀大學一年級，因為現在的男孩及女孩很早熟，很早便有男朋友女朋友，甚至在學校裡認定了同學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的小兒子都會這樣跟我說。我跟他說你喜歡女孩、女同學什麼也好，

你一定要告訴她我爸爸媽媽是這樣。當你的感情未開始是很深的時候，你一定要告訴她，因為女孩是會很介意的。雖然我知道現在的時下青年不介意，但是你都要告訴她。

W：有準備？

珠：以及好像我小兒子現在也叫我「媽咪」，因為細仔跟我的關係很親密，為什麼呢？可能是從小到大一手一腳都是我照顧他，這個小兒子就很多東西跟我說，好像女孩子般什麼事都跟我說，譬如有一天，常常提著有個女孩名字，於是我問他「你常常提著某某的名字，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」他說「是啊，媽咪。」我覺得一定是要面對，因為他一直提著，他沒有提著其他朋友的名字，只是提著 Cindy，Cindy，那一定是他的女朋友。所以我問他。

W：他也聽你說的嗎？

珠：很多東西跟我說，我一問他原來 Cindy 是他中學時的同學，他說她很好的，這樣那樣。我說「係啊？我也希望你好。不過你現在還年紀還小，以及你現在見的只不過是中學的女同學，到入了大學又可能有很多女同學的。」

W：可以有很多機會。

珠：是有很多機會，你可以拍拖，但是最好不要跟女同學有什麼承諾，沒有作出什麼承諾，對你或對她也是很公平。

W：明白。

珠：你知道女孩一痴心便很痴心。

W：我暫時還未遇到，你有沒有這些介紹給我啊？

珠：遲些便會遇到。

W：好。不知道聽眾聽不聽到她說小兒子的時候，雖然我看不到東西，但是我看到一幅圖畫，就是笑著來說細仔，這種笑相信是有偉大的母愛在內裡面的。再問妳，說說妳自己，我知道妳現在完全看不到東西了。

珠：是啊。

W：之前說是弱視還能看到少許、不需要用拐杖，為什麼突然會差到這樣？

珠：醫生說因為我們的眼睛底部不好，以及眼有很多種毛病，有青光眼、眼角膜潰瘍，很多病顧得這種病又顧不到那種病。即使處理好角膜，青光眼的眼壓仍高。眼額高便會影響視力。現在年紀越來越大，眼的毛病全都走出來。試想一下一個正常視力的人都會因年紀而變差……

W：是差一些。

珠：更何況我們有這麼多眼疾，視力當然便慢慢退化了。不過我自己也很感恩。我是一個基督徒，在兒子長大了的時候才看不到東西，都算是功成身退。

W：妳就說功成身退，但我也知道妳有出外的，完全看不到妳怎樣學懂出外呢？

珠：其實是一個過程，二零零零年開始慢慢退化、慢慢開始看不到，因為我感覺到那些燈光越來越暗，甚至跟家人說你為何關掉燈？他們說沒有把燈關掉，我便知道我的視力已經去到很差，看不到了。那時候，自己是不能面對的，其實我也不是一個灑脫的人，會哭，會接受不到。因為完全看不到那時我的兒子還年紀小，大的讀中一、二，小的讀……

W：幾歲而已。

珠：是啊，自己不能面對。後來，我的先生也跟我說，因為我常常困在家裡，是怎樣呢？以前兒子學校都是在樓下的，我也不能走到樓下接他放學，因為我看不到便要拿杖，但我沒有學習拿杖，我也要面對接他們放學的難題。接著更難過就是一出門口，我的街坊便說「為何你拿著這些出門啊？」知道原因後又說「你也挺厲害，能夠照顧他們上學、又能夠去買菜，現在還拿著這樣？」

W：令你更加受傷。

珠：他們用這樣的形容詞，但當時我送兒子上學，找也找不到門口，我找不到找不到。很多家長說「這裡這裡，你這麼不小心，不要下來接兒子放學啦，拿著這麼長的東西會拌到其他小孩的。」還罵我阻礙小朋友放學，後來有些街坊帶了我的兒子出來，我一路哭一路罵兒子：「由明天開始你要自己放學，媽媽不會接你放學」。那時我的兒子年紀小，便說：「不能呀，一定要媽媽您接。」我說「啊，你要我拿著這支杖接你放學，很好看嗎？」接著，兒子望著我，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W：當然。

珠：現在想起以前真的很難過，發脾氣不接他放學。後來，我先生跟我說「妳這樣不行的，妳不要介意別人怎樣看妳，妳亦不要介意別人說什麼，因為看不到不是一個罪過，這個是妳的經歷；如果妳這樣，妳的兒子便不會接受妳，因為你自己也不接受自己。」

W：明白。後來妳學懂了用白杖。

珠：我先生鼓勵我。

W：學懂了用白杖，現在也有四處出外？

珠：有啊。

W：知道妳有些興趣。有什麼興趣？

珠：我現在就返一個中心那裡，我喜歡到中心學唱歌、學跳舞。

W：等等，我還可以想像到唱歌的畫面是怎樣的，無論是小組唱歌、單人唱歌也不難。但跳舞……是一個人跳哪種？

珠：不是，我們是集體跳舞的。

W：妳看不到的。

珠：是啊，有導師教我們跳。

W：另外的人是看到的？

珠：不是，都是看不到的。

W：全部人都看不到？

珠：全部人都看不到。

W：便豈非撞到滾地葫蘆了？

珠：會的，有時是會撞到，所以便有些義工幫助。一個導師教我們，需要有些義工從旁協助他，以便教我們怎樣跳，因為我們看不到。看到的看著導師的動作做，但是我們看不到就不知道導師做什麼，比如是舉起手打一個圈，我們不知道是怎樣的，於是義工便會教我們。

W：妳跳那些叫什麼舞？

珠：現在我們有跳社交舞、中國舞、最近跳的是靈修舞。

W：靈修舞的意思是什麼？

珠：靈修舞就是用一些教會詩歌來跳舞，每一個動作的意義都是敬拜神的，但是你跳上起又不會覺得很老套。就算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跳。

W：明白。你們每次有多少人一起出來跳？

珠：沒有一定的，我們這次跳這個靈修有二十多人。當中的程度當然有不同，有些會跳得好一點，有些就是會跟到的但動作可能做不到。

W：但我想問一下妳，妳剛才也說看不到會撞到，又要找義工和導師，甚至去中心的路途遙遠，為何要做這些事？退休了留在家中也有很多活動的。

珠：不能夠的。我們雖然是視障，眼睛有問題，但是我們也不能把自己困在家中，我們也要走出這個社區。現在有很多人都會配合我們傷健共融，我們要融合在一起。我們眼睛已有問題，如果你還要把自己困在家裡，你便會越來越灰心、覺得自己越來越沒用，令到自己沒有動力。這不是我的性格。我覺得要要鼓勵大家多些出來玩，這樣對身心會健康些。

W：身心會健康些，這樣相當好啊！最後想問一下，妳有什麼夢想？

珠：我的夢想？我的夢想希望不是夢想，我希望認識我的朋友、我的家人都有健康的身體，以及大家能夠互相接納、互相共融相處，即是沒有分你我，和平一些。

W：對小朋友有沒有什麼期望？

珠：現在大的兒子已出來工作，他也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。都沒有什麼期望了。小的現在讀大學一年級，希望他順利畢業後找到一份理想工作，安排到自己

的生活。我的生活已過得去了，我們不需要要求很多。

W：知足便夠了。

珠：知足。

W：到時無論大兒子怎樣。大兒子還未結婚嗎？

珠：未。

W：無論大兒子或小兒子結婚，通知我。

珠：一定。

W：替妳們高興，乾一杯。到期時在婚宴裡爆一些內幕給他們聽。

珠：我沒有什麼內幕讓你爆。

W：剛才節目裡的可能他們也沒有聽過。最後，如果身邊聽著這個節目，有些家長遇到些困難，無論是肢體上的、精神上的、心靈上的，妳有什麼鼓勵他們？

珠：我希望千萬不要氣餒，你們不會比有過視障的人差。我們的眼睛看不到很慘，尤其是你面對小朋友時，不能知道他功課上、行為上發生了甚麼事，因為你看不到。如果你們還有一雙眼睛，還有一個腦袋，是正常沒有問題的家長，只要好好跟小朋友溝通、相處，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，——關係是很重要的。——當互相有信賴後，你跟他說什麼他都會接受；他跟你說什麼你也要接受，因為現在的小朋友的想法也挺厲害，較以前得到的資訊多了。所以應該互相接納。

W：明白。無論小朋友怎樣也好，總之有開心事帶回來分享，或者遇到困難都是找爸爸、媽媽商量的話，那麼我會覺得這樣的爸爸、媽媽已經可以拿滿分。

珠：是。

W：Lillian 時間差不多，下次有機會再分享一下其他事情。

珠：好，謝謝你 William。

W：再見。

珠：再見。